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通言 第三十六卷 皂角林大王假形

富貴還將智力求，仲尼年少合封侯。 時人不解蒼天意，空使身心半夜愁。

話說漢帝時，西川成都府有個官人，姓樂名巴，少好道術，官至郎中，授得豫章太守，擇日上任。不則一日，到得半路，遠近接見；到了豫章，交割贖E印已畢。原來豫章城內有座廟，喚做廬山廟。好座廟！但見：

蒼松偃蓋，古檜蟠龍。侵雲碧瓦鱗鱗，映日朱門赫赫。巍峨形勢，控萬里之澄江；生殺威靈，總一方之禍福。新建廟贖E鏤古篆，兩行庭樹種宮槐。

這座廟甚靈，有神能於帳中共人說話，空中飲酒擲杯。豫章一郡人，盡來祈求福德，能使江湖分風舉帆，如此靈應。這樂太守到郡，往諸廟拈香。次至廬山廟，廟祝參見。太守道：「我聞此廟有神最靈，能對人言，我欲見之集福。」太守拈香下拜道：「樂巴初到此郡，特來拈香，望乞聖慈，明彰感應。」問之數次，不聽得帳內則聲。太守焦躁道：「我能行天心正法，此必是鬼，見我害怕，故不敢則聲。」向前招起帳幔，打一看時，可煞作怪，那神道塑像都不見了。這神道是個作怪的物事，被樂太守來看，故不敢出來。太守道：「廟鬼詐為天官，損害百姓。」即時教手下人把廟來拆毀了。太守又恐怕此鬼遊行天下，所在血食，誑惑良民，不當穩便，乃推問山川社稷，求鬼蹤跡。

卻說此鬼走至齊郡，化為書生，風姿絕世，才辨無雙。齊郡太守卻以女妻之。樂太守知其所在，即上章解去印綬，直至齊郡，相見太守，往捕其鬼。太守召其女婿出來，只是不出。樂太守曰：「賢婿非人也，是陰鬼詐為天官，在豫章城內被我追捕甚急，故走來此處。今欲出之甚易。」乃請筆硯書成一道符，向空中一吹，一似有人接去的。那一道符，逕入太守女兒房中。且說書生在房裡觀著渾家道：「我去必死！」那書生口銜著符，走至樂太守面前。樂太守打一喝：「老鬼何不現形！」那書生即變為一老狸，叩頭乞命。樂太守道：「你不合損害良民，依天條律令處斬。」喝一聲，但見刀下，狸頭墜地，遂乃平靜。

說話的說這樂太守斷妖則甚？今日一個官人，只因上任，平白地惹出一件蹊蹺作怪底事來，險些壞了性命。卻說大宋宣和年間，有個官人姓趙名再理，東京人氏，授得廣州新會縣知縣。這廣裡怎見得好？有詩道：

蘇木沉香劈作柴，荔枝圓眼繞籬栽。

船通異國人交易，水接他邦客往來。

地暖三冬無積雪，天和四季有花開。

廣南一境真堪羨，琥珀碑瑤瑤階。

當下辭別了母親妻子，帶著幾個僕從迤邐登程。非只一日，到得本縣，眾官相賀。第一日謁廟行香，第二日交割牌印，第三日打斷公事。只見：

鞦韆牙鼓響，公吏兩邊排。

閻王生死案，東嶽攝魂臺。

知縣恰才坐衙，忽然打一噴涕，廳上階下眾人也打噴涕。客將復判縣郎中：「非敢學郎中打噴涕。離縣九里有座廟，喚做皂角林大王廟。廟前有兩株皂角樹，多年結成皂角，無人敢動，蛀成末子。往時官府到任，未理公事，先去拈香。今日判縣郎中不曾拈香。大王靈聖，一陣風吹皂角末到此。眾人聞了皂角末，都打噴涕。」知縣道：「作怪！」即往大王廟燒香。到得廟前，離鞍下馬。廟祝接到殿上，拈香拜畢。知縣揭起帳幔，看神道怎生結束：

戴頂簇金蛾帽子，著百花戰袍，系藍田碧玉帶，抹綠繡花靴。臉子是一個骷髏，去骷髏眼裡生出兩隻手來，左手提著方天戟，右手結印。

知縣大驚，問廟官：「春秋祭賽何物？」廟官復知縣：「春間賽七歲花男，秋間賽個女兒。都是地方斂錢，預先買貧戶人家兒女。臨祭時將來背剪在柱上剖腹取心，勸大王一杯。」知縣大怒，教左右執下廟官送獄勘罪：「下官初授一任，為民父母，豈可枉害人性命！」即時教從人打那泥神，點火把廟燒做白地。一行人簇擁知縣上馬。只聽得喝道：「大王來！大王來！」問左右是甚大王，客將複語：「是皂角林大王。」知縣看時，紅紗引道，鬧裝銀鞍馬，上坐著一個鬼王，眼如漆丸，嘴尖數寸，妝束如廟中所見。知縣叫取弓箭來，一箭射去。昏天閉日，霹靂交加，射百道光金，大風起飛砂走石，不見了皂角林大王。人從扶策知縣歸到縣衙。明日依舊判斷公事。眾父老下狀要與皂角林大王重修廟宇。知縣焦躁，把眾父老趕出來。說這廣州有數般瘴氣：

欲說嶺南景，聞知便大憂。

巨象成群走，巴蛇捉對遊，

鳩鳥藏枯木，含沙隱渡頭，

野猿啼叫處，惹起故鄉愁。

趙知縣自從燒了皂角林大王廟，更無些個事。在任治得路不拾遺，犬不夜吠，豐稔年熟。

時光似箭，不覺三年。新官上任，趙知縣帶了人從歸東京。在路行了幾日，離那廣州新會縣有二千餘里。來到座館驛，喚做峰頭驛。知縣入那館驛安歇。驛從唱了宿喏。到明朝，天色已曉，趙知縣開眼看時，衣服箱籠都不見。叫人從時，沒有人應。叫管驛子，也不應。知縣披了被起來，開放閣門看時，不見一人一騎，館驛前後並沒一人，荒忙出那館驛門外看時：

經年無客過，盡日有雲收。

思量：「從人都到那裡去了？莫是被強寇劫掠？」披著被，飛也似下那峰頭驛。行了數里，沒一個人家，趙知縣長歎一聲，自思量道：「休，休！生作湘江岸上人，死作路途中之鬼。」遠遠地見一座草舍，知縣道：「慚愧！」行到草舍，見一個老丈，便道：「老丈拜揖，救趙再理性命則個！」那老兒見知縣披著被，便道：「官人如何恁的打扮？」知縣道：「老丈，再理是廣州新會縣知縣，來到這峰頭驛安歇。到曉，人從行李都不見。」老兒道：「卻不作怪！」也虧那老兒便教知縣入來，取些舊衣服換了，安排酒飯請他。住了五六日，又措置盤費攬撥知縣回東京去。知縣謝了出門。

夜住曉行，不則一日，來到東京。歸去那對門茶坊裡，叫點茶婆婆：「認得我？」婆婆道：「官人失望。」趙再理道：「我便是對門趙知縣，歸到峰頭驛安歇，到曉起來，人從擔仗都不見一個。罪過村間一老兒與我衣服盤費。不只一日，來到這裡。」婆婆道：「官人錯了！對門趙知縣歸來兩個月了。」趙再理道：「先歸的是假，我是真假的。」婆婆道：「哪有兩個知縣？」再理道：「相煩婆婆叫我媽媽過來。」婆婆仔細看時，果然和先前歸來的不差分毫。只得走過去，只見趙知縣在家坐地。婆婆道了萬福，卻和外面一般的。入到裡面，見了媽媽道：「外面又有一個知縣歸來。」媽媽道：「休要胡說！我只有一個兒子，那得有兩個知縣來！」入到裡面，見了媽媽到對門，趙再理道：「媽媽認得兒？」媽媽道：「漢子休胡說！我只有一個兒子，那得兩個？」趙再理道：「兒是真的！兒歸到峰頭驛，睡了一夜，到曉，人從行李都不見了。如此這般，來到這裡。」看的人枒肩疊背，擁約不開。趙再理捏著娘不肯「生那兒時，脊背下有一搭紅記。」脫下衣裳，果然有一搭紅記。看的人發一聲喊：「先歸的是假的！」

卻說對門趙知縣問門前為甚亂嚷，院子道：「門前又一個知縣歸來。」趙知縣道：「甚人敢恁的無狀！我已歸來了，如何又一個趙知縣？」出門，看的人都四散走開。知縣道：「媽媽，這漢是甚人？如何扯住我的娘無狀！」娘道：「我兒身上有紅記，是真的。」趙知縣也脫下衣裳。眾人大喊一聲，看那脊背上，也有一搭紅記。眾人道：「作怪！」趙知縣送趙再理去開封府。正直大尹升堂。那先回的趙知縣，公然冠帶入府，與大尹分賓而坐，談是說非。大尹先自信了，反將趙再理喝罵，幾番便要用刑拷打。趙再

理直驛壯，不免將峰玩歌事情，高聲抗辨。

大尹再三不決，猛省思量：「有告札文憑是真的。」便問趙再理：「你是真的，告札文憑在那裡？」趙再理道：「在峰頭驛都不見了。」大尹臺旨，教客將請假的趙知縣來。太守問：「判縣郎中，可有告札文字在何處？」知縣道：「有。」令人去媽媽處取來呈上。大尹叫：「趙再理，你既是真的，如何官告文憑，卻在他處？」再理道：「告大尹，只因在峰頭驛失去了。卻問他幾年及第？試官是兀誰？當年做甚題目？因何授得新會縣知縣？」大尹思量道：「也是。」問那假的趙知縣，一一對答，如趙再理所言，並無差誤。大尹一發決斷不下。那假的趙知縣歸家，把金珠送與推款司。自古「官不容針，私通車馬。」推司接了假的知縣金珠，開封府斷配真的出境，直到兗州奉符縣。兩個防送公人，帶著衣包雨傘，押送上路。不則一日，行了三四百里路，地名青岩山腳下，前後都沒有人家。公人對趙再理道：「官人，商量句話，你到牢城營裡，也是擔土挑水，作塌殺你，不如就這裡尋個自盡。非甘我二人之罪，正是上命差遣，蓋不由己。我兩個去本地官司討得回文。你便早死，我們也得早早回京。」趙再理聽說，叫苦連天：「罷，罷！死去陰司告狀理會！」當時顛做一團，閉著眼等候棍子落下。

公人手裡把著棍子，口裡念道：「似去陰司，好歸地府。」恰才舉棍要打，只聽得背後有人大叫道：「防送公人不得下手！」嚇得公人放下棍子，看時，見一個六驛歲孩兒，裹著光紗帽，綠襪衫，玉束帶，甜鞋淨襪，來到目前。公人問：「是誰？」說道：「我非是人。」嚇得兩個公人，喏喏連聲。便道：「他是真的趙知縣，卻如何打殺他？我與你一笏銀，好看承他到奉符縣。若壞了他性命，教你兩個都回去不得。」一陣風，不見了小兒。二人便對趙知縣道：「莫怪，不知道是真的！若得回東京，切莫題名。」遲來到奉符縣牢城營，端公文割了。公人說上項事，端公便安排書院，請那趙知縣教兩個孩兒讀書，不教他重難差役。然雖如此，坐過公堂的人，卻教他做這勾當好生愁悶，難過日子。不覺捱了一年。

時遇春初，往後花園閒步散屜E。見花柳生芽，百禽鳴舞。思想為官一場，功名已付之度外，奈何骨肉分離，母子夫妻俱不相認。不知前生作何罪業，受此惡報，餬口於此，終無出頭之日，驛然墮下淚來。猛見一所池子，思量：「不如就池裡投水而死，早去陰司地府告理他。」歎了口驛，覷著池裡一跳。只聽得有人叫道：「不得投水！」回頭看時，又見個光紗帽綠襪衫玉束帶孩兒道：「知縣，岳左廊下，見九子母娘娘，與你一件物事，上東京報仇。」趙知縣拜謝道：「尊神，如今在東京假趙某的是甚人？」孩兒道：「是廣州皂角林大王。」說罷，一陣風不見了。

巴不得到三月三日，辭了端公，往東峰東岱岳燒香。上得岳廟，望那左廊下，見九子母娘娘，拜祝再三。轉出廟後，有人叫：「趙知縣！」回頭看時，見一個孩兒，挽著三個角兒，驛子布背心，道：「你那小兒，行半里田地看時，金釘朱戶，碧瓦雕樑。望見殿上坐著一個髻挽一窩絲，有三四個孩兒，叫：「恩人來了。」如何叫趙知縣是恩人？他在廣州做知縣時，一年便救了兩個小廝，三年便救幾人性命，因此叫做恩人。知縣在階下拜求。貽潯闈*知縣上殿來：「且坐，安排酒來。」數杯酒後，在東京奪你家室的，是皂角林大王。官司如何斷決得！我念你有救童男童女之功，卻用救你。」便叫第三個孩兒：「你取將那件物事。」孩兒手裡托著黃帕，包著一個盒兒。上拔一隻金釵，吩咐知縣道：「你去那山腳下一所大池邊頭一株大樹，把金釵去那樹上敲三敲，那水面上定有夜晶出來。你說是九子母娘娘差來，便帶你到龍宮海藏取一件物事在盒子內，便可往東京壞那皂角林大王。」知縣拜謝貽洌

閻露*東岱岳來。

到山腳下，尋見池子邊大樹，用金釵去敲三敲。一陣風驛，只見水面上一個夜出來，問：「是甚人？」便道：「奉九子母娘娘命，來見龍君。」夜便入去，不多時，復出來叫知縣閉目。只聽得風雨之聲。夜叫開眼，看時：

靄靄祥雲籠殿宇，依依薄霧罩廊。夜晶e教知縣把那盒子來。知縣便解開黃袱，把那盒子與夜晶e。夜晶e揭開盒蓋，去那殿角頭叫惡物過來。只見一件東了，付與知縣牢收，直到東京去壞皂角林大王。夜晶e依舊教他閉目，引出水。

知縣離了東峰東岱岳，到奉符縣，一路上自思量：「要去問牢城營端公還是不去好？我是配來的罪人，定不肯放我去。留住便壞了我的事，不如一逕取路。」過了奉符縣，趁金水銀堤汴河船，直到東京開封府前，大聲叫屈：「我是真的趙知縣，卻配我到兗州奉符縣。如今占住我渾家的不是人，是廣州新會縣皂角林大王！」眾人都擁將來看，便有做公的捉入府來，驅到廳前階下。大尹問道：「配去的罪人，輒敢道我打斷不明！」趙知縣告大尹：「再理授得廣州新會縣知縣，第一日打斷公事，忽然打一個噴涕，廳上廳下人都打噴涕。客將稟覆：『離縣九里有座皂角林大王廟，廟前有兩株皂角樹，多年蛀成末，無人敢動。判縣郎中不曾拈香，所以大王顯靈，吹皂角末來打噴涕。』再理即時備馬往廟拈香，見神道形容怪異，眼裡伸出兩隻手來。問廟祝春秋祭賽何物，復道：『春賽祭驛歲花男，秋賽祭一童女，背綁那將軍柱上，驛腹取心供養。』再理即時將廟官送獄究罪，焚燒了廟宇神像。回來路上，又見喝：『大王來！』紅紗照道。再理又射了一箭，次後無事。捻指三年任滿，到半路館驛安歇。到天面浙上至頭巾，下至衣服，並不見。只得披著被走鄉中，虧一個老兒贈我衣服盤費，得到東京。不想大尹將再理斷配去奉符縣。因上東峰東岱岳，遇九子母娘娘，得驛一物，在盒子中，能壞得皂角林大王。若請那假知縣來，壞他不得，甘罪無辭。」大尹道：「你且開盒子先看一看，是甚物件。」再理告大尹：「看不得。揭開後，壞人性命。」

大尹教押過一邊，即時請將假知縣來，到廳坐下。大尹道：「有人在此告判縣郎中非人，乃是廣州新會縣皂角林大王。」假知縣聽說，胸e驛通紅，問道：「是誰說的？」大尹道：「那真趙知縣上東峰東岱岳，遇九子母娘娘所說。」假知縣大驚，倉皇欲走。那真的趙知縣在階下，也不等大尹臺旨，解開黃袱，揭開盒子。只見風雨便下，伸手不見。須臾，雲散風定，就廳上不見了假的知縣。大尹嚇得戰做一團，只得將此事奏知道君皇帝。降了三個聖旨：第一開封府問官追官勒停；第二趙知縣認了母子，仍舊補官；第三廣州一境不許供養神道。

趙知縣到家，母親驛子號淘大哭。「怎知我兒卻是真的！」叫那三十餘人從問時，復道：「驛中五更前後，教備駱湫校*怎知是假的！」眾人都來賀喜，問盒中是何物，便壞得皂角林大王。趙知縣道：「下官亦不認得是何物。若不是九子母娘娘，滿門被這皂角林大王所壞。須往東峰東岱岳燒香拜謝則個。」即便揀日，帶了媽媽渾家驛從，上汴河船，直到兗州奉符縣，謝了端公。那端公曉得是真趙知縣，奉承不迭。

住了三兩日，上東峰東岱岳來。入得廟門，逕來左廊下謝那九子母娘娘。燒罷香，拜謝出門。媽媽和渾家先下山去。趙知縣帶兩個驛人往山後閒行，見怪石上坐一告淫洌*杖*瑩玉，叫一聲：「趙再理，你好喜也！」趙知縣上前認時，便是九子母娘娘。趙知縣即時拜謝。娘娘道：「早來驛禱之事，吾已都知。盒子中物，乃是東峰東岱岳一個狐狸精。皂角林大王，乃是陰鼠精。非狸不能捕鼠。知縣不妨到御前奏上，宣揚道力。」道罷，一陣風不見了。趙知縣駭然大驚。下山來，對媽媽渾家說知，感謝不盡。直到東京，奏知道君皇帝。此時道教方當盛行，降一道聖旨，逢州遇縣，都蓋九子母娘娘神廟。至今廟宇猶有存者。詩云：

世情宜假不宜真，信假疑真害正人。
若是世人能辨假，真人不用訴明神。